

《慧琳音义》与大型字书编纂

姚永铭

提 要: 唐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名著,它对于语言研究有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。本文从注音、释义、书证三个方面详细论证了《慧琳音义》对于大型字书编纂的作用。注音方面,《慧琳音义》可以在标注今音(普通话音)、标注古音、纠正误音方面发挥作用;释义方面,《慧琳音义》可以补充大型字典义项的缺漏、避免义项的误分、避免释义的笼统含混、沟通异体字之间的联系、考释“阙义”字;书证方面,《慧琳音义》可以提前书证年代、校正现行字书书证方面的讹误、补充书证。

关键词: 慧琳音义 汉语大字典 注音 释义 书证

唐释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(以下简称《慧琳音义》)一百卷,成于元和五年(公元810年),唐末五代一度失传,至清末光绪年间始由日本传入我国。《慧琳音义》收录了一定数量的生僻字,并且往往有具体的解释,今天编纂大型的字典,可以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料。下面我们准备分三个方面,谈谈《慧琳音义》对大型字书编纂的作用。

一、注音

编纂大型字书,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给大量的汉字注音。《汉语大字典》(以下简称《汉大》)收字5.4万多个,而前此标注今音的不到1.6万字,这就要求它为近4万个从未有人注过今音的汉字标上现代音。给这些汉字标注现代音,只能根据古韵书、字书

以及古文献注疏中的语音资料,循古今音变的规律,折合成现代北京音。《慧琳音义》不仅对汉语音韵研究很有价值,对现代大型字书的注音也很有裨益。

《汉大》“𩚑”字根据《改并四声篇海·虫部》引《搜真玉镜》“胡决切”注音为 xuè,而据《慧琳音义》卷 48“谈话”条为“胡快反”,又卷 15“世话”条、卷 56“调话”条、卷 70“俗话”条并作“胡快反”,然则当注为音 huà。“𩚑”字根据《龙龕手鑑》和《字汇补》注为 yán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49“吐涎”条:“史籀大篆作𩚑。”《玉篇·人部》:“𩚑”同“侃”;《笺注本切韵·旱韵》:“侃,俗作𩚑。”《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·旱韵》:“𩚑,正作侃。”据此,则“𩚑”当即“涎”之俗体,当注为音 xián。

语音不是孤立现象,形、音、义是一个整体。解决音的问题是探索词义的前提。我们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,既解决了上述两字的注音问题,同时也解决了释义的问题。

大型字书的注音与一般字书、词书还有所不同,它不能仅仅提供现代音以及现代音的历史渊源。有些读音,尽管与现代音没有渊源关系,但是从反映历史的角度,还是应该尽可能地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语音情况反映出来。这方面,《慧琳音义》也很有价值。

《汉大》根据《广韵》将“裸”字注音为 lǔǒ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12“裸形”条:“卢果反……今俗音胡卦反。”又卷 14“裸者”条:“卢果反……时俗音为华寡反。”又卷 41“裸形”条云:“上华瓦反,避俗讳作此呼,本音郎果反。”据此,则“裸”字因避讳在唐代有“胡卦反”(或“华寡反”、“华瓦反”),折合成今音,应为 huà。

有些字,历代字书未有注音,或者虽有注音,但与该义并不吻合,可以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的资料加以补充或纠正。

《汉大》收“𩚑”字,未注音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17“庭燎”条:“经文作𩚑𩚑二形,又作𩚑。”据此,则“𩚑”当与“庭”同音,可补 tíng 音。“𩚑”字“使狗声”及“吸”义均音 shù,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17“嗽于”条:

“又作款，同山角反。嗽，吮也。经文从口作嗽，俗字也。”指出经文作“嗽”的，还见于卷 26、46、52、54、64 等。据此，则“嗽”为“款（或嗽）”之俗字，音“山角反”，折合成今音当为 shuò。

《汉大》标注中古音，主要是根据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。《广韵》和《集韵》有不少异读（即不止一个反切），但不同的反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并不能从反切本身直接看出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加以说明。

《汉大》“螫”字下引《广韵》施只切，又引《集韵》黑角切，注音为 shì，其中“黑角切”与 shì 之间显然没有渊源关系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9、卷 59“蛇螫”条并云：“式亦反。《字林》：虫行毒也。关西行此音。又呼各反，山东行此音。”类似的内容还见于卷 25、48、72 等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“施只切”（相当于“式亦反”）和“黑各切”（相当于“呼各反”）只是方音的不同，并不是哪一种方言同时具有这两种读法。

《汉大》依据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等标注中古音，但有时中古音与今音不合，碰到这种情况，一般都会以为是以后语音演变的结果，其实未必。例如“疼”字下引《广韵》徒冬切，注音为 téng。“徒冬切”折合成今音应为 tóng，与 téng 音不合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59“疼痛”条：“徒冬反。……俗音腾。”据此，则唐代“疼”字已有“腾”音，只不过因为是俗音，《切韵》系韵书未收而已。

二、释义

大型字典的释义一方面要求义项尽可能完备，另一方面要求给每一个汉字作出解释，而有些字正是历代字书虽收但未释义的“阙义字”。

就义项的完备来说，利用《慧琳音义》可以弥补《汉大》义项的缺漏。“咽”字，《汉大》收列二义：①同“咽”。咽喉。②胭脂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 1“项咽”条：“案：咽即颈之异名也。”又卷 11“如孔雀咽”条：“《考声》云：咽，喉也。咽，项也。”又卷 71“鬼咽”条：“又作

咽,同一千反。咽,喉也。北人名颈为咽也。”据此,则“咽”有颈项义,此盖咽喉义之引申,《汉大》当据补。

这一类例子的数量是惊人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充分地利用其中的材料,大型字书的义项必将更加完备。

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。一方面我们要求大型字书义项完备,尽可能收列自古至今的各个义项;另一方面,我们也要避免把相同的义项分列成不同的义项。

《汉大》“𦉰”字下列两个义项:①同“话”。②合会善言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56“调话”条:“古文𦉰、𦉰、𦉰三形,同胡快反,会善言也。”《原本玉篇残卷》引《说文》:“(话,)合会善言也。”据此,则①、②实为一义,编者不察,误析为二义。

释义首先要求准确。而要做到释义准确,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。

一是释义要避免笼统。洪诚先生指出:“古时解释词义简略笼统,容易引起后人误解和争论。在古时这样解释没有什么不妥,但是今天的语言远不同于古人,思想方法也比古人细密得多,对这类笼统其辞的训诂,则又有加以分析的必要。”^[1]如“痍痍”一词,《慧琳音义》卷63“痍痍”条:“痍痍,俗语,热毒风发(fà)落之状也。”又卷56、卷59亦是。《汉大》仅释为“病貌”,过于笼统,倘能利用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,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。

二是释义要避免含混。辞书的主要作用是释疑解惑,因此释义的明白晓畅是至关重要的。尤其要注意,由于古今语言的差异,照搬照抄古字书,有时往往不能起到释疑解惑之功效。这就要求编者下一番考证的功夫,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古代语言。在这一点上,现有的大型字书还是有欠缺的。

《汉大》收有“𦉰”,释为“确衡”。“确衡”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词语,《汉语大词典》亦未收列。这样的释义,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,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19引《考声》“谓磨上

横木也”，“碓衡”即“磨上横木”，然不若“磨上横木”明白晓畅，《汉大》当据改。

照搬古字书，有时不但起不到释疑解惑的功效，反而会以讹传讹、贻误后学。

《汉大》收“𦵏”，释为“①失卧，②极”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34“𦵏”条及卷52、56、67、70引《韵集》并作“失卧极也”，《龙龕手鑑》于“卧”下添“也”字，误析为两义，《汉大》据以为释，纯属以讹传讹。

大型字书除了收列正字以外，必然会收列许多异体字。“如果我们在编大型字典的时候，把汉字的异体字来一个全面整理，那就可以在释义时避免重复，大大提高字典的质量。”^[2]我们在翻检《汉大》的时候，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：有些音义相同的字，由于字形不同，被分列于不同的部首下，但缺乏必要的沟通、系联，使本来关系密切的几个汉字，失去了必要的联系，这实际上也影响了字典的整体质量。如“𦵏”字，《慧琳音义》卷28“嬉遊”条“又作𦵏，同虚之反。《说文》：嬉，戏也。戏笑也。经文作𦵏，非也。”据此，则“𦵏”有笑、乐义，实因与“嬉”同音，“𦵏”即“嬉”之异体。《汉大》失注。

另外有一些字，虽然指明了异体关系，但似乎并不妥当，应当是另一个字的异体。

《汉大》根据《字汇》认为“𦵏”同“宙”，考《慧琳音义》卷48“甲胄”条：“古文𦵏，同除救反。《说文》：兜鍪也。律文作𦵏。”据此，知“𦵏”为“胄”之异体，字从金，似与“宙”无关，而《字汇》“古文宙字”，亦无任何证据。

有的字既是甲字的异体，又是乙字的异体，《汉大》往往只指出是甲字的异体，而未指出乙字。这也可以根据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加以补充。《汉大》“嵒”，同“塏”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89《高僧传》音义“零塏”条：“《考声》从土作塏，小山也。案《郡国志》：塏亭在剡县。”今本《高僧传》卷四作“嵒嵒”；《文选·江淹〈谢法曹赠别〉》“今行嵒嵒外”李善注引孔晔《会稽记》：“始宁县西南有嵒山，剡县有嵒

山。”足证“𡵓”亦“𡵓”之异体。

大型字书由于收字较为完备，必然要收列一部分“阙义”字。所谓“阙义”字，就是古代字书收作字头（或文献有使用）而意义不详的字。这部分字数量可观，有不少字无从考证，只能暂付阙如；但也有一部分字，只要我们认真地下一番考辨的功夫，还是可以搞清楚它们的形、音、义的。这是现代编纂大型字书从总体上迈越前人的重要一环。绝大部分“阙义”字都是俗字、讹字，而《慧琳音义》的解释对象是佛经（绝大部分是手抄的），其中俗字、讹字触目皆是，正可以被用来考释阙义字。

《汉大》“𡵓”字未释义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19“麝香”条：“时夜反。郭注《山海经》云：麝，香兽也，……经文作𡵓。”据此，则“𡵓”即“麝”之异体。由文字结构而言，“麝”字从鹿射声，“𡵓”字从香石声。射、石声相近。《集韵·昔韵》有“石、射”两字，前者音“常只切”，为禅母字；后者音“食亦切”，为船母字。床母三等（即船母字）与禅母，在唐五代的北方语音中已趋向于相同。^[3]这在《慧琳音义》中已有所反映。该书卷18“射中”条、卷31“射师”条均“蛇夜反”，“又音石”。足证“射、石”已同音。《汉大》可据补“同‘麝’”。

三、书证

书证是字书的一个重要内容。编纂大型字书，一般要求溯源，即尽可能找出每个字每个义项的最早用例。这关系到字典的质量。新编字书要在总体上体现“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”，就必须在溯源上花很大的力气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只要拿《汉大》与《慧琳音义》作个比较，就不难发现，《慧琳音义》在溯源方面有很大的作用。

《汉大》收“𡵓”字，引《集韵》为证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64“去銑”条：“所京反。《埤苍》：‘銑，𡵓也。’谓铁衣也。”《集韵》成书于公元1039年，而《埤苍》成书于公元265年以前，两者相距770多年。又收“𡵓”字，释为“②方言。歪斜。如：嘴𡵓；字写𡵓”。在这里，编者没有为我们提供文献例证，似乎这个词仅流行于现代方言中，而

没有进入书面语中,其实不然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40“笄步”条:“上且夜反。《韵英》云:‘柱斜也。’《古今正字》云:‘逆枪也。从竹且声也。’”又卷42“左笄”条,据此,则“笄”之歪邪义已见于唐代(王国维《观堂集林》卷八:“《南部新书》谓天宝末有陈友元廷坚撰《韵英》十卷。”天宝为唐玄宗年号,当公元742—756年)。

《慧琳音义》除了在溯源(或避免书证晚出)方面大有用武之地之外,还可以校正现行字书书证方面的讹误。

《汉大》“跽”字,引《龙龕手鑑》作“跽,江淮间谓跽跨坐,即开膝坐也”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27“加趺”条:“江南谓开膝坐为跽跨坐,山东谓之甲趺坐也。”又卷71“加趺”条:“谓交足坐也……山东言甲趺,江南言跽跨。”据此,则“跽跨坐”当作“跽跨坐”,《汉大》当据改。又“魑”下云:“唐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七十五引《道地经》:‘魑魑,下音虚,虚耗鬼也……’”案:此乃慧琳为《道地经》所作之音义,摘取《道地经》中“魑魑”两字为释,并非引《道地经》之原文,《汉大》编者不察《慧琳音义》之体例,致有斯误。

《慧琳音义》的材料,有时候还能够为大型字书提供必要的书证。例如《汉大》“檀”下云:“②门闩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·临部》:‘檀,《通俗文》作非,训门键也。’”在这里,编者没有为我们提供“檀”训门闩的必要证据,书证与释义有些脱节。考《慧琳音义》卷58“户非”条:“《通俗文》:门键曰非。《苍颉篇》作檀。檀,持也。”又卷59“店户”条:“《苍颉篇》作檀,音簪,持也。”这样既提供了证据,又追溯了字源,正可补《汉大》之不足。

本文以《汉大》与《慧琳音义》作比较,并无贬低《汉大》之意,而意在说明《慧琳音义》是个尚待开发的语言宝藏。许威汉先生曾经指出:“训诂应体现对旧字典、辞书的揭疑、补漏、纠误等指导作用。”^[4]作为唐代最有价值的训诂专著之一,《慧琳音义》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们只是撷取数例,作为引玉之砖。

(下转第157页)

或 new & hi-tech 之类的词。

4) 我国创设类似“孵化器”的机构始于 1987 年, 次年纳入国家火炬计划。现全国已有几百家。

设置“新词新义集萃”专栏, 在下极为拥护。这既可集思广益, 又能为辞书的编纂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, 对辞书编纂工作大有好处。但智者千虑, 必有一失, 愚者千虑, 必有一得。故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对所刊条目进行议论(批评、修改或补充)的功能。这能更好地动员广大读者参与, 沟通读者与作者、编者的联系。是否可行, 供你们参考定夺。

此致

敬礼

读者 李蒂西

2001 年 11 月 1 日

李蒂西先生的建议很好。对新词新义的解释或翻译, 往往具有创新的要求。语言具有约定俗成性, 而作者的创新则难免带有个人色彩, 需要有社会的认同或修改、补充。本刊特从本辑起在“新词新义集萃”栏下设“各抒己见”园地, 选登读者对新词新义条目的意见。欢迎大家撰写短小精悍的稿件。

——本刊编辑部

(上接第 131 页)

附注:

- [1] 洪诚. 训诂学. 南京: 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84. 56
- [2] 刘又辛. 文字训诂论集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3. 92
- [3] 周祖谟. 唐五代的北方语音. 见: 语言文史论集.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1988. 217
- [4] 许威汉. 训诂学导论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1987. 44

(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 杭州 310028)

(责任编辑 叶玉秀)